

四
書
輯
釋

孟子卷之十二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 輯釋

新安林隱程 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 通攷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阿 熊禾曰一章食色輕而礼重二章孝弟

章十四 章出處七章王霸君臣八章与下章皆言我國

章十五 章言數法

任人有問答廢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

任平

任國名

通氏曰任與同姓在齊楚之間

屋廡字各連孟子弟子也

色與禮孰重

任人復

狀又

問也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
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不
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趨去

字如

何有不難也

語錄不親迎則得妻如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周禮荒政十一條中亦有此法蓋貧窮

不能備親迎之

禮法許如此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初

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

岑樓深樓樓之高銳

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

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鈎金與一輿羽之謂哉

鈎帶鈎也金本重而帶鈎小故輕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

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

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與古並同古字

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

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

之差楚宜而已

往應之曰給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給則不得食

則將給之乎踰東家牆而樓其處子則得妻不樓則不

得妻則將樓之乎給音音樓

給戾也樓牽也處音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

而以此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

有大分去法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後列聖賢於此錯

綜子宋斟酌錯錯分經緯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

亦未嘗膠柱而調瑟史記廉頗趙括如傅葛孝成王七

禮將女固壁不戰王信秦之周言使婦姑爲翁姑代兼節禮相
知合變出移每柱一柱有一柱旋移而鼓之豈能音和所以斷
反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或謂禮之大體固重於食色
同則亦或有反輕於食色者惟理明義精者多能離之而不
失耳推之不失是心所以全禮之重而深明食色之輕也觀
於寸木岑樓之喻孟子之意可見矣○輔氏曰集註章旨之
說於聖賢處事之推度固已得其要矣苟或義理未精推度
未審則於凡事膠擗難辨之際巧者必至於枉尺而直尋也
者必庄於膠柱而調瑟終不得夫時措之宜也發明日紋食
食色本輕固自有大分也然亦有不可拘拘於禮文之微者
又當隨時隨事而酌其中焉聖賢固不肯枉尺直尋
以喻大禮之經亦未嘗膠柱調瑟以昧時宜之難也

右第一章論義理事物之輕重更互有不同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

趙氏曰春秋來曹已滅矣交特姓

人皆可以爲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言也皆可以爲堯舜

何魯道便是堯舜
更不假脩爲耶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曰食粟而
已如何則可

曹父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

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
雖則爲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
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
弗爲耳勝平

匹字本作鳴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爲鷺音是也見曲禮

之聲匹字師曰爲之一字爲此章之要所謂非爲匹以下文所不
爲也皆與爲之而已一句相應而行其義之通也夫爲匹者
也求也皆所以爲之也幸烏獲之任是匹爲
烏獲以譬言能爲古者之專是亦爲古者之專也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
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長夫

上声弟音弟先
去声夫音夫

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

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輔氏曰堯舜不過率是

益於性也。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爲之乃在夫知行止

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語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這是對服不孝不弟底論。孝弟便是堯

舜之道。不孝不弟便是桀紂。輔氏曰陳氏說孝弟上說而

至於堯舜之聖。楊氏是說堯舜上論而本於孝弟之近。二說

互相發明。所謂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者。其警發於人尤爲切

也。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

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之語也。

言爲善爲惡皆在我而已。評書文之問。淺陋蘊倉。胡率輔氏

指其必身之長。面與幼文。較也。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

人皆可以爲堯舜。道是故也。動之間多不循理。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行。上一節告以

詰以交與言門皆是就

曰交得見於鄉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音

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輔氏曰此是富貴

居無求在

曰夫道世已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

有餘師夫立言

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上請之間則性分去

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形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

○曹父事長之禮既不空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

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

也語解曹交識發凡下又有狹貴求安之意故孟子曰性

而自得之則亦不在形體交以深矣顧交必不能耳先師曰可

答全章之要在爲之而已中言行竟之行以躬行言也末言

豈難知與病不求歸求以求求知以開其爲之之端

躬行以盡其爲之之實則所謂可爲者非徒首必真能爲之愛
有不假飾爲而可成坐以至竟辨之理耶徐行方湯能故先
只言徐行之弟而後總以孝弟言之有餘解非謂
人師也如先儒所謂孝者當以已心爲蔽師之意

右第二章論堯舜之道只在孝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
言之曰怨允音懼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
得褒姒音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傳爲去作
此詩以叙其哀痛迫切之情也張曰家國之念深故其哀

通說

詩意曰集注昭詩序舊說曰夫有以見其必爲
爲宜臼耳序又以爲宜臼之傳不知何所居

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
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
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
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關與齊同射食
亦反夫高叟

固謂執滯不通也。爲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

仁之發也。小弁之事人倫之大變。宗社傾覆。援救無焉。如之何勿

也。見者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坤離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

以自責也。母生七子而寡不能安其室。七子作詩不敢非其

也。通說足自責也。乃七子自責之詞。非美七子之作也。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弃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

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

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磯音

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文集觀之。過大則

然不少動其心。而父子之情益薄矣。此之謂愈疏也。親之過大

則特以一時之私心。而少自悔于父子之天性。若此而遽怒

焉。則是水中不可容一激石。一有激石則叫號而遽怒矣。此

之謂不可... 異故其情... 仁矣故皆以不孝... 高子之所見則爲... 人故不可不察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爲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

體而分喘尺免息呼吸氣通於親此由子生之始而推其未

生矣當親而疏疎怨慕號平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爲德也

語錄問說詩者皆以小弁之意同與舜怨慕同竊謂只我罪伊

何一何與舜於我何哉之意同而君子秉心養性思之君

子不惠不督究之分明是怨其親與舜怨慕之意似不同曰

作小弁者自是未到得舜也血氣未可與舜同日語也

何上面說何辜于天亦以自怨其親未可與舜同日語也

○通曰七情中有哀而細怨怨出於哀哀之切故怨之深雖

右第三章論人子怨慕之情各有所當

○宋鑿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

宋姓極名石丘蛇名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計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說上音

時宋慳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

子書有宋鉞一音聖者禁攻寢兵救出之戰上說音下教強上

聒古活反不齊一音天下音是莊音疏去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

即此人也音合也

曰詢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

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說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爲說其志可謂

大矣然以利爲名則不可也蔡氏曰宋慳在當時想亦是年

而猶不知其溺於利害之私也
知仁義之道也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際音落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王去

此章言休兵息民爲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
以利說二王而罷三軍。足爲斯民幸矣。

上下皆懷利以相親必爭有死之禍是利未得而害已甚矣以仁義說二王而罷兵上下皆懷仁義以相接則仁必愛與首急若難不言利而仁義之利自在其中矣此章大意謂有甚於交兵者交兵不過殺人一身耳言利則必盡害人心孟子此章於過人欲有天理尤嚴焉○張氏曰古之謀國者以義理不以利害此大理人欲之所分而治忽所由係也說之以利使其能從亦利心耳能與雖息一時之德而徇利出之尋

右第四章論休兵息民之事當辨義利興亡之異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

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在平陸相去聲下同

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辭會於鄰國季任爲去之居

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但以幣交則

不必報也孟孫初不自來但以幣交未爲非禮但子既受

於孟子過而不見徒報之宜也亦不屑之教誨也

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廡子

喜曰連得間矣

屋廬子

連其名也

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

問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

之爲去聲下
同與平聲

言儲子但爲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

俗作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

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于享故也

爲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幣物有餘而禮儀不足是有禮上之心謂其所貪在物雖禮意不足無妨乃是雖有

成享之名而不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

平陸

徐氏曰季子爲

去聲

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

而禮意已備儲子爲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

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韓氏曰不得之禮而不來則雖

則見節於禮者也制於禮者欲爲而不可節於禮者可爲而

不欲君子之所爲一視其禮意之輕重而行吾義而已○蒸

氏曰此章見孟子於禮意之間是不言之際權衡輕重各攝其

直如此然皆以幣交而皆受之豈孟子當時亦有幣交之禮

而季子隨子皆非惡人亦有可受之理然

右第五章言孟子於交接之禮各權其輕重之宜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

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先後爲皆去聲

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爲先而爲之者是有志於救

民者也以名實爲後而不爲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

先後並如字

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二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

何必同

惡也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

輔氏曰無私心以行諸外而言

論語於今尹子文陳文子章註引師說以爲當理而無私心

披就三子之事而言故以爲當理而無私心此直指夫仁而

私心而合天理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

也湯造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

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爲心矣及其終也

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卽有伐桀

之心而伊尹遂相誌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爲心也以取天

下爲心也

下爲心豈聖人之心哉

通曰集註於三子之論引湯武之例詳於伊尹者如夷惠不肖豈不深荷去云

其理甚易明庶幾伊尹有去又

曰魚鱉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

滋其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爲魯相去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髡機孟

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爲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

削何可得與

與平百里奚事見前篇前篇亡則向止乎前故曰削何可得賢之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絳駒處於高唐而齊

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

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

者也有則免必識之聲去

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縣駒齊人善歌誦聲有曲折也歌長言也高唐齊

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音其妻哭之哀國俗

化之皆善哭通云左傳云二十三年齊侯葬於莒

子垂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齊侯葬於莒

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言子觀哉而伐之

把梁莒人行成有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途梁斃而死

廬在下妾不得與梁遂聞殺二十七人而死劉向說死齊莊公

政高杞梁與之戰梁遂聞殺二十七人而死劉向說死齊莊公

之距而偶免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為賢也通云

左傳禮記皆無華周妻哭之事不為帶

說華周禮記皆無華周妻哭之事不為帶

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

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

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

稅音脫為肉為無之為去聲

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去聲事齊人聞而懼於是

女樂遺

去聲

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

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饋于大夫則吾猶可

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膳饋于大夫孔子遂行孟

子言以爲爲肉者固不足道以爲爲無禮則亦未爲深知孔

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爲無

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燔肉行其見幾評明決而用

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爲豈髡之所能

識哉○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

若是髡本魯口滑稽之族始謂孟子去齊爲未仁子路以

答以夫子之去魯亦豈髡所識哉又謂有賢則必識之孟子

君子自廢以衆人指髡髡雖識孟子未立功而去而孟子所

以去齊之故終不自言以顯齊王之失亦見其非用意

忠厚焉自謂所願則孝孔子今觀其進退語然則孔子家

法也○張氏曰孔子之去魯非孟子發明於此後固亦未

唯志色君之大罪。潘肉不至，君之微罪。若不以爲罪，行而若君之罪，則爲不仁。尚去則爲不義。以微罪行，仁也不爲，尚去爲仁義而已。

右第六章專言君子所爲衆人不識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

文武也。丁氏曰：訂，祗，名公著。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

文，謂之五霸。趙氏曰：訂，祗，名公著。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

文，謂之五霸。趙氏曰：訂，祗，名公著。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

文，謂之五霸。趙氏曰：訂，祗，名公著。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

文，謂之五霸。趙氏曰：訂，祗，名公著。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

文，謂之五霸。趙氏曰：訂，祗，名公著。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

文，謂之五霸。趙氏曰：訂，祗，名公著。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

文，謂之五霸。趙氏曰：訂，祗，名公著。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

文，謂之五霸。趙氏曰：訂，祗，名公著。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

文，謂之五霸。趙氏曰：訂，祗，名公著。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

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搜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朝音潮辟叛

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培克聚斂功驗也讓責也移之者

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

上所類反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

也搜率也五霸率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無王知

三王之出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符之事自一不朝至六

師移之言宋職之事張氏曰天子入諸侯之國首察其土

莫要於人者也

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

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

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實業四命曰士無遺

管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
邊難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
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
人也音秋所心反

按春秋傳去

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置書加於牲

上威信服人無事

壹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

反時戰易初命三專所以脩身正家之要也輔氏曰一明天子

天子之禁而巳不孝是惡之大者故居首也子必告於天子

而後立既立則當可自易之不孝是不子易謂子是不

以夫為妻則通致梁梁公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

也為見天子之禁故之也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置書加

於牲上一明天子之禁故曰母壘泉水利母茲燕誌止也母

易婦人去國事去首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

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

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士必得必得其人

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
得曲爲隄防雍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過羅鄰國凶
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
子也五命即載書之辭才者育之亞於尊賢所以明貴德言歸于和知無措怨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太今之大夫皆逢君

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長上

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

導之者逢君之惡也輔氏曰長君之惡者无能而巽懦附

之人也張氏曰君有惡承順而長之固爲罪矣逢君之惡者

尤深蓋君萌不善之念其始必有未安於心未敢遽言

迎而安之則其發也必果君以爲已意未形於事而彼能先

者其慝誰知易見者害備淺誰知者信不可言也若惡於中

之得君未有不自逆探君意以成其惡故君臣之相愛不可

解卒至於懼亡而後已逢君之惡云者可謂極小人之情狀

矣○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

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以上欤？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音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爲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爲罪而反以爲功。何其謬也。反哉。輔氏曰：孟子雖取拒文之五命，而又以五霸爲三王之罪人，得春秋之大指矣。

右第七章論五霸功罪之大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

慎子魯臣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

戰也

一戰勝於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善

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

就使齊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滑釐音

滑釐慎子名

曰聖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

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音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

制也

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

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

里

二公有動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

也諸侯方百里制與孟子三百里而周禮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

為夏商制謂夏商中國只與三千字上說得好看然其不曉事精

且如百里之國商人欲增別裂地以封之如此則天下諸

做得一國其所併四國又當別裂地以封之如此則天下諸

侯東遷西移改立宗廟社稷皆為之騷動矣且如此則天下諸

初只方百里到周時只千八百國亦不奈何再會諸侯於塗山

常武王時諸國地已大武王亦不奈何再會諸侯於塗山

封許多功臣之國綠當初城國五十一得許多空地可封之

亦周公大綱如此說不實功得見古制

建邦之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疆域諸公之司馬大國三

一軍小國一方百里不惟與孟子制軍二代同而增地制城則

軍不商翼耳亦不蓋有也戰同兼井甚幸而典藉之公之

諸侯亦莫知其制域之不故孟子亦因得議魯之方百里者

善是孟時之病為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并去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徒望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

貞氏曰道之與仁非有二也行事之理而言則曰

曰道以心之德而言則曰仁心存於仁則其行無不合道矣人心以爭地一句不特可斷此三事實臣事君之法也誠民者仁之反故慎子道君以仁不殃民而爲不仁也

右第八章論事君當引以當道而志於仁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爲去声辟去聲同

辟開墾如良也

謂良鄉道志仁不可分爲二事。中庸曰備道也。前章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亦言志仁之爲當道耳。

也。前章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亦言志仁之爲當道耳。

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

約要平結也與國和好

去聲相與之國也

前是爲君富國利下奉此是爲君強

引君鄉道志仁而德之不道不仁助桀爲虐者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

自當時闢之孟子此論若迂且濫既而六國吞暴秦仁此論豈不濫

中大變此章古上章意實相類其因譏切慎子而發發

右第九章論古今良臣民賊之異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評稅法二十分

扶問反而取其一分

林氏曰按史記曰主能薄飲食忍嗜時至反欲與童同音樂

音落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爲此

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熊氏曰按貨殖列傳曰土當聽

察地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能薄飲食忍嗜故去用事

位僕同苦樂適時若猛獸擊鳥之發曰吾治生猶孫吳用兵

不能以有守雖欲多吾附皆不告也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音

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萬宗去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孟子設喻以詰契乙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

禮無諸侯幣帛饗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妖音

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得及未無饗飧以飲食

饋客之禮也

今之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
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况無君子乎

因其辭以折之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
道者大桀小桀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

貉小桀而已彼真貉真桀爲大者此爲小者○通曰易曰節

重之輕之皆非中也必先言中正以通蓋堯舜之道中而已

行於天下可行於一時不可通於萬世通曰

故以爲堯舜之道三代聖人難因時損益有所不同然一本

於中正則無以異惟其中正所以行之天下而安傳之萬世

而無弊周衰王制盡廢兼弁之俗起而貧富遂以不均白圭
創爲輕賦之說故孟子明辨其不可觀其始則取其事之易
辨者以開其智中則力陳其不可之實以破其謀末卒堯舜
之道不可得而輕重者使有所以歸者亦可謂委曲詳盡矣

右第十章論稅法輕重之宜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爲去之築堤壅反而注之

他國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

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

壑受水處也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

過矣

去

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

之災無異矣

熊氏曰按白圭自言善治生有智仁義勇四術然築堤壅水不能行所謂強勇亦愚悍自信而已此較同富

強利已害人則不仁所謂強勇亦愚悍自信而已此較同富

強之術故深抑之發明曰禹除天下之害順水之性而委之

於海。主除一困之害。不順水之性。而但委之於熱。是禹爲天下除害。而主乃爲鄰國之害也。不止其矣。

右第十一章

○子五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惡乎平

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輔氏曰：此而無信，章同意。此以守言，彼以行言也。或問：考之說文，古人無亮字，以爲与諒通者，近之。然諒有二訓：正訓，信者，友諒之類是也。訓必信者，貞而不諱是也。○義氏曰：諒對貞而言，則專於諒者，未必有也。以已之私意爲諒，非諒之正也。孟子之言諒，諒之正也。○汪氏曰：執諒，休常也。不諒，通變也。

右第十二章

○魚有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喜其道之得行。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不肖。有知慮乎？曰：不多聞識乎？曰：否。知，去聲。

此二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之。

然則奚爲喜而不寐 ○丑問也

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足乎下同 ○丑問也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趙氏曰善取於人則無窮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音

同扶下

輕易去聲也言不以千里爲難也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

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

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地音移

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韓氏曰訑問此詩人亦在

愚也然原其始則起於予既已知之之意胡于中而

君子小人迭爲消長直諫多聞之士遠則讒諂而諛之

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爲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

有以來天下之善

張氏曰好善誠篤非舍己私者不能能告

向有蓋蓋者天下之公也自以爲是則專已而絕天下之公理蔽其是爲

右第十三章論爲政在於來善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二

其目在下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

弗行也則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

則去之矣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

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圃公仰

視蜚與飛

鴈而後去之

圖說

補遺曰春秋年表云衛靈公即位之三十一年孔子來魯之案

孔子世家云孔子適齊衛靈公問孔子居魯曾得祿我何謂去

養之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公居頃之或讚孔子則吾亦未

能信則孔子於衛靈公亦有公養之任也如衛孝公則吾亦未

之時則靈公即位之三十七年魯定公十二年也定公十三

年衛靈公即位之三十八年問陳之時則即位之四十三

年衛靈公即位之四十四年卒後

之季者宜精究之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

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

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任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况此又有悔過

之言所謂大者以大節論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

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

曰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為道而仕也此致敬以有禮則

就之為禮而仕也道在我禮在彼至於周之亦可受此君子

義之不得已也集註恐後之貪利苟得者以是藉口而全不顧

周其身下受其賜止以免其死則時可知矣。○通曰本文初言去就各有三至其曰則上兩節言去就未一節獨不言蓋觀辭不能出門方是欲去而不能去者故周之方不曰可成而曰亦可受觀亦之辭前見其瀕死不容不受而曰免死而已則亦不真過受也君子於去就辭受之際可謂嚴矣此子孟子答古之君子之問也今之君子何如哉

右第十四章論古君子二者之任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說音

舜耕歷山

三千登庸說築傳嚴武丁舉之膠鬲遭亂謂余未大

販方萬

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去國孫

叔敖隱處上

海濱楚莊王舉之為令尹百里奚事見反前

篇舜聖人且君也故只曰發傳

以下五賢皆臣也故皆曰宰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

其所不能增同

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去聲窮也乏絕也拂

戾也言使之所為不遂多背暗戾也動心忍性謂竦反苟勇動

其心既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其仁義

禮智之心忍其声色臭味之性發明曰分配之苦心志所以

動心動心則善念由此生勞憊空之所以忍性忍性則物慾

由此窒佛亂所為所以增益前所不能者而能之則德業由

此進舜大聖人未必盡由此而窮若之迹實如此發此皆無

所謂警省若博說以下所以能當人任實由乎此也○通口或

謂孟子嘗曰不動心曰養性此曰動心忍性何也曰彼言不

動心是憂富貴而富貴不能變動其心也此言動心是憂貧

賤而貧賤有以澆動其心也譬之水動心是浚得源頭活水

哀哉試來不動心是水之流不為沙泥所阻不為波流所阻

也養性者養其本然天命之性不使之有所動於外忍性者

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不使之有所動於一條路須每日從上面往來行得熟了方

事經歷過似一條路須每日從上面往來行得熟了方

許多險阻去矣若素不曾行忽然一旦撞行去少間定有

落難也○輔氏曰人不無憂患困窮變性權則心不平氣

不易祭理不盡變事多牽故謂人若要熟須從這裏過○末

熟謂義理与自家相便貫如履吾室中

通玄

心忍性聖賢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

聲言而後喻與同

恒恒過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知盈驗也

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有過然後能改下文謂作

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平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

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語錄曰

竟其有過過色發者其過形於外輔曰辨大聖人之

事傳說而下皆上智之事自人恒過而下則中人之事也

言恒過而後能改使見是中人之性矣下兩句只此改過之

事雖是不能謹於平日至於事勢窮蹙困心憊始能奮發

而只起然畢竟是其才尚是以有為雖是不能勉於幾微至

於事雖暴者微色發始能警悟而通曉然畢竟是其智尚

足以有察如此故亦可以進於善若

至是而猶不之竟焉則下均而也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講

此言國亦然也韓氏曰上言言上智中人之法家之變之世

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外有敵國內有守法持正者規諫

則國變而國亡矣則國變而國亡矣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樂音

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

首至而後喻一截安樂未必死於安樂則多怠肆而其志

聖且然諸賢皆然中人則無法家至國恒亡一節自困而莫不

之意多安樂即憂患之反也○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

人之志而熟人之仁通曰必堅忍其志然後自至於熱堅

安樂失之者多矣張氏曰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生言生

生與安樂無憂患可歷則死於安樂之君公侯之言生

命之無常戒謹恐懼不敢有其安樂是也困心積慮之乃生

故在君子則雖處安樂而生理未嘗不汲於安樂而自勉焉耳

澤將厚吾之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後二句即孟子此章

之意前二句孟子所未言也人能知此則憂患者固可生
處安者亦不死矣盡心上篇有德慧章意与此合
福修者
動心是死道心忍性是節制
人心一是攝天理一是遏人欲

右第十五章論生死憂樂得失之異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爲潔而拒絕之所謂不屑

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脩省悉生則是亦我教誨之

也語錄趙氏註屑潔也考孟子不屑就與不屑不潔之言屑字皆當作潔字解不屑之教誨謂不以其人爲潔而教誨

之如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之類發明曰不屑教誨而絕

之實將激而進之是亦多術中教誨之一術也孔子於孺悲

更甚孟子於滕○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

篤之無非教也

右第十六章

子孟子卷之十二

孟子卷之十三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圖

熊禾曰前五章皆言性命之學論古聖賢凡十六章皆言講學脩身齊家治

事之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其者神明之舍

也應萬事心之用也大孝章句釋明德或問釋性則心之所

致知之知字此釋心字大孝章句釋明德或問釋性則心之所

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有是心莫非全體然

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

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音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

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

之所得性生者也則人之本所以其體而具是量也

大無外品性稟其至心故則人之小是以有體而無量也

性即形氣之理至於一見之日會通貫徹而無所不盡人能

事即物窮其理至於一見之日會通貫徹而無所不盡人能

全其本然之性而吾之於川以生焉天知之所以為天者

外此而一以貫之矣伊川云盡心知後知性此不為天者

知字而星性者吾心之實理若不知得此知性此不為天者

痛累將法自然盡心人能以道者字不可不知得此知性此不為天者

然我之分而吾之仁義禮智即天而言天稟是利貞補氏曰性

是皆自彼而來故知性則性而然矣○補氏曰性者

用諸心者盡得家主之盡誠一性而然矣○補氏曰性者

初無間而知與盡則有性而心無間則知與盡則有性而心

之為後是失其先無倫也知與盡則有性而心無間則知與盡則有性而心

日盡心曰盡仁字無不統用也

不盡心曰盡仁字無不統用也

盡心曰盡仁字無不統用也

盡心曰盡仁字無不統用也

盡心曰盡仁字無不統用也

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
既定作知至之知則知天一路當何繁則繁之知性之下盡心
之精與知性俱為一知事即知天
矣據此交勢只合在知性裏說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平而不舍也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
先存心而後養性存得父子之心盡方養得仁之性存得君
臣之心盡方養得義之性存得兄弟之心盡方養得禮之性存得
日所事事大也知性是真性方始是做工夫極如大孝物格而
始是盡心存其心養其性是極則無不致知其性也知至者吾心之
所至無不盡心也至於意誠則存其心養其性也知至者吾心之
知事以行或問存其心者然也
則存心以行或問存其心者然也
而我易之性本不可矣性是真性也
之也奉承之而不違也
養性然後能事天而無愧於天之所賦行
我者此西銘所以養性即所以順性為匪
存吾順事存心養性即所以順性為匪
歿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歿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脩身以俟死則

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為害之

此命字以氣言立命此命字兼理與氣言也

也立命全其身也皆所謂壽也

也立命全其身也皆所謂壽也

也立命全其身也皆所謂壽也

也立命全其身也皆所謂壽也

也立命全其身也皆所謂壽也

也立命全其身也皆所謂壽也

也立命全其身也皆所謂壽也

也立命全其身也皆所謂壽也

也立命全其身也皆所謂壽也

也立命全其身也皆所謂壽也

也立命全其身也皆所謂壽也

也立命全其身也皆所謂壽也

也立命全其身也皆所謂壽也

理蓋謂有此太虛自然之理而因各之曰天然自生之理初
不窮四可得而見故曰由氣化而有道之名天以理之自然言
太虛之性也道以理之運行言太虛之用也就人身看則必
氣聚而成人而理固亦聚於此方始有五常之名故曰合虛
與氣而性之名所謂合虛與氣謂氣聚而理方聚方可指此
謂理也謂者氣之所為也故曰合性與知竟有心之名愚
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天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
所以養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獲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
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謂已矣謂已不履其事則必至於妄想
知天而不以歿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脩身以俟
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為仁然智而不仁則亦
將流湯不法而不足以為智矣前章蔡氏曰盡心知性以俟
天中謂所謂智也其所以命而不論即中庸所謂仁也與大
不貳脩身以俟死所以命而不論即中庸所謂仁也與大
李合前髮言矣通曰欲造其理者用上全在知性上知性
有工夫儘心無工夫儘是大段見功而後造其理者用上全在知性上知性
事者用上全在存心上存心有大段工夫造其理者用上全在知性上知性
之而不全養不過種之而不全用集道分理與事言又分

與仁言何也蓋能知其理已自是智然必不以壽其心
方見其為智之盡能踐其事已自是仁然必不以壽其心
見其為仁之至流蕩不法四字讀者多以為指賈誼之李言
愚見流蕩與存養字相反不法與論字相反能存養則不至
於流蕩矣能脩身則所為無不法者矣流蕩不法
則是不能全其天之所賦而以人為害之者也

右第一章論心性同乎一理知行貴於兼盡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為正

命故君子脩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此字指正命也

向是活絡在這裏看他如何來然在天言之皆是我無以致之期命

言之使有正有不正此命字是謂氣言若我無以致之期命

之壽夭皆是合當如此者如顏子之夭伯牛之疾是也○前

曰莫非命也凡有生者之所同順受其正能脩身者之所獨

也此命字氣也也此命字氣也也此命字氣也也此命字氣也也此命字氣也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上危地以取覆
歷之禍此命字氣也也此命字氣也也此命字氣也也此命字氣也也此命字氣也

也一句故死於巖牆之下亦命也但非正命爾惟知正命者則不立乎巖牆之下矣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盡其道即上章所謂脩身是也

○語錄問人或死於干戈死於患難如比干之類亦是正命乎曰固是正命又問以理論之則謂之正命以死生論之則謂非正命如何曰如何何德地哉得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高祀舍生取義孝者原是於此處見得臨利害時便特自家所判了直須是壁立萬仞始得今小有利害便生計較使說道命如何得正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音質足械也言犯罪而死不盡其罪為犯非若在縲紲非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

其罪者不謂之犯非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

所為也語錄問在縲紲之命死於亦自作而天殺之命非自取

文王死於美里孔子死於相也齊人之事曰天之命也

道有正命也此以有以致之然我推知尚盡其道耳初非有

所謂謂天而為之也。盡道而吉，福壽則不意。非天命之正，而值乎凶禍，天非我者，以致之而然。命也。必不盡其道，自取禍敗，喪亡則自有以致之。命也。必不

○此章湖上意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夫何未盡之意。論室

日凡死，雖約昇命，但盡道而無憾者，為正。凡下，雖身正也，盜匪難末，非正也。知湖知此道理，以謂盡此道理，不惑於死生壽夭，豈是天理排定，是謂知命。既知得，了不成一向委付於命，須要待了自家身分上道理，無少虧欠，方是立命。盡此道理，了自家身分上道理，無憾是謂正命。通曰：前章未句言立命，只是全其天，勿以付而不知，正命未免流蕩不法，而以人為之矣。亡命是已，造孽與之，誠知命是方入聖賢之階。立命者，則為正命。故上章所謂君子路身以俟之者，正所謂順受乎此也。

右第二章發上章未盡之意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

我者，也。捨上

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

外物皆是命言以趙氏曰言爲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

求從吾所好去也○此言言仁義禮智根於性乃所當求富

之物求之惟恐不得然則得之於身亦無分毫之益况不可

必得乎若義理未得則得之能不益其所有可以爲生爲貴利

害甚明○張氏曰言求在我者有欲也富貴利達皆外物言

求在外者無益於得所以過人欲也富貴利達皆外物言

而非求之道然不知其有命焉固有求而不得者多矣以此可

其無益於得也蓋亦有巧求而不得者多矣以此可

右第三章論在在外之得失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而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

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中也

物者以其所以生萬物之理故一物之中莫不有萬

物之理也所謂萬物皆備者亦曰有其理而已矣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洛音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去惡臭好去好色之

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利順其爲樂孰大

於是語錄萬物不是萬物之迹只是萬物之理施君臣之義

於身上果無欠缺事君其備忠事父其備孝莫不各盡其當

然而無一毫之不足則他不愧天俯不怍人自然是快活然

反之於身有些子不實則中心愧怍不能以自安如何會樂

是陽武反之之反字只是自檢點過不是陽武反之之反字只是自檢點過不

強勉強也怨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

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


幾平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或問強勉不言忠無怨何以為

字余所謂無思做怨不出兩○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

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音有餘聖賢行之以怨則私不容而

通功盡性之事也

論語精義

仁可得孝者之行也。語錄反身而誠。自然循理。所以樂。強
反身強惡皆蒙此句。為義強。強者亦長。他見得萬物皆備於我。下
我了。只爭著一箇反身。而誠便須要強。強上做工夫。亦只是
要去。苟私意而已。私意既去。則萬物自無欠缺。矣。發明曰
樂笑。大焉必以此無不誠。仰不愧。俯不怍。形容方見。是之味。操
誠意。章自謙之意。言之。而此意已在其中矣。誠與仁。一理。用
實有此理。則曰誠。誠乎此理。而無私則曰仁。未有誠而不仁
者也。亦未有仁而不誠者也。通曰。強。強求仁。即誠之之事

夫有序。由是而進。聖人之道。庶乎其可至也。

右第四章論一身備萬物之理而反己反人在誠與

怨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若如明於庶物之明察。如察於人
加翻。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
所以然謂謂行之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天

有當然之則必有所以然之故行而不明當然之則言而不察所以然之故此爲凡人言也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終身山之而不知其所以然於人無言也李者則不當然矣孟子言其亦謂凡人而不無望於李者故熊氏曰此章通言有此三等人身而誠上也強忍而行次也此承上章而言下等人也

右第五章論知行兩端而終始在於明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去從善之人終身無復反又有恥辱之累矣輔氏曰恥者改過遷善之機也人能

可無不則安於其恥而恥終不可免

右第六章通下章皆論有耻無恥之義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去聲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爲甚大輔氏曰有之則有所不爲無之則無所不爲故至之於禽獸請之使人慙二

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取焉

爲機械

反成

變詐之巧者所爲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

自以爲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

通字曰爲機變之巧此

飛則守正而有所不爲巧則行險而無所不爲雖其本心未

詳無恥而彼方自矜其爲之之巧則無所用其取矣周夫子

不取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

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魏晉曰輔氏以前說爲指機

前說以不耻爲無耻不如後說之明應其意蓋曰耻不

如人則漸能如人不耻其不如人則何能如人之有或問人

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爲之可也恥其不

能而掩藏之不可也輔氏曰程子是用後說耻不能而爲之

藏之則然不能矣是則終必能是以貴夫恥也耻不能而掩

右第七章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

祭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

之見且猶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好去声樂音

言君當屈已以下去声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一者勢若相反

此勢字不與本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勢字相闕

文一勢字相闕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勢字相闕

知勢之在已樂道則不知勢之在人兩尺其道則難若相

則而失其道矣尚何足與夫士士擯於勢而拘乎君

則士不得見士非以此自高其道固當爾也先師曰致敬於

致敬也禮外盡禮也王公必致敬於禮於賢是能以

忘勢也已以下賢也賢士必待君致敬於禮而後應之是

樂道忘人之勢而為泰矣此集注所謂相成也

右第八章論君好善而忘己之勢士樂道而忘人之勢

○子學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句音句好

宋姓句踐名遊遊說音說也

人知之亦置焉。人不知亦置焉。

趙氏曰：置，置也。

五高詩

自得無欲之貌。

自得於已而無所發於

不萌也。○輔氏曰：海說之士大病是不識義理而惟欲其言之售，故往往以人之知不知爲欣戚。是以孟子語以自得無欲之說。

曰：何如斯可以置焉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置焉矣。

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

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

輔氏曰：德性之尊，樂如祭天，知命之樂，發明曰：能如此則自得無欲之氣象，自然若見而不可掩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離力

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

事之實也。

尊德樂義內存於心，無迹可見，必窮有定守而不

富貴不能淫，此乃尊德樂義者見於行事之迹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已言不失已也

不失其躬

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言也

致治法而今果如所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

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見音

見謂名實之顯者也

內盡脩身之實而名自著見於世蓋實不可掩者非君子類乎其外而欲以

是自此又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

得已之○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

窮達也○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

張氏曰句踐狗名而外求者孟子此身自不善故亦其善耳

耳窮不失義則無慕乎外故有以自得於己一違於義則

民望也得志澤加於民其道得行也

焉而道行固亦君子本志之所欲也

右第九章論人之窮達出處貴重內而經外

○子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扶音

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唯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輔氏曰文武興則民好善之時立之操教之善則為善否則為惡矣夫聖人之資也蓋無之累以蔽其秉彝之天有過人之才以致其為善之士無物欲之聖人在上以教率之自能奮其時才以辨其為善之資也蓋無子此言蓋欲孝者不以凡民自廢而以豪傑自期耳

右第十章論凡民豪士感發之不同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欲音

附益也韓魏晉卿高家也欲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深氏曰以物為重者不得其係乎外物者也若益以韓魏之家而自視欲然則是不以物為重輕志存乎道義而已所進又可量乎其以人也遠矣

卷第十一章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訕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拂有勿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或問彼有惡粟當求所以生之者而不得然後殺之是以安眾而厉其弊此以生道殺之也彼亦何怨之有發明曰事雖不得已而理安所當為則雖拂民之怨也而實契民之公心故民雖勞且死而自不怨也

右第十一章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反老

驩虞與皞皞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鬻菑帝力何有於我



帝王通書帝堯之精有花

人擊築於路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
帝力於我何哉風土記云擊築者以木爲之長曰四寸形如
扇形而徑少以爲鼓符鼓先則一轉於此如天之自然乃王
造於三四十步以手中築之者爲上

者之政揚氏曰所以致人雖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若王者
則如天亦不令力呈反人喜亦不令人怒一如字以句二如

辭也勤者之民感上之惠而難去如勤功淺近易於放也主
者之民忘上之德而肆之如王道廣大深遠而無所放也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

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周禮曰庸豐氏曰豐氏曰豐氏名震字
相之四明人因

民之所惡去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以生道
之意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
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爲也日此

程子所謂耕田鑿井
帝力何有於我之事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

補之哉夫音

管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

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逐畔陶河濱而器不苦賦音也所存

者神心所存主與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去斯行

緩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此句有是其德業之

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反陶之非如霸

者但小小補塞反先則其罅孟滿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為

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孟子辨王霸發矣此又言王霸說中言

存者神在已所過者化及物或問經歷不必為經行之也

凡其身之所過者化及物蓋言所過者化則凡所經歷物無不

直以所過者化及物蓋言所過者化則凡所經歷物無不

化不以久於此而深治之然後物從其化也其曰在及者蓋

以化者無意而及物此則誠於此而動於彼其感應之速如

問所經歷處皆化如此即是民化之非大而化之謂神爾語

亦是入見其如此上下與天地同流重一蓋過相似小

前之利民也。樂之主者之化遠而大。涵養斯民富而教之而不
安於其化。由於其道而莫知其所以然也。通曰：殺之而不
怨。如此發明曰：過此則上下與天地同流矣。言其配化育之流
行也。視霸者之區。求以利之者。不亦小乎。夫以王者功用
之大。其本在於過化存神而已。而此二者又存神爲之注焉。

右第十三章論王霸政教之異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去謂有仁

之實而爲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

深也。輔氏曰：仁言如書所載訓詁誓命之類是也。仁聲如節
人聞太王爲仁人。尚夷太公聞文王善養老之類是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法德齊禮所以格其

心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愛其君也通曰孟子之意蓋謂使民畏不如使民愛得財不汗吏借此以藉口執之曰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意謂無善政則百姓不足君勢顛足矣然有善政以得民財孟子猶以爲不如善教之得民心况後世無善政而取民之財者哉

右第十四章論聲教入人得民之效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真氏曰善出於性故有本然之能不待學而能本然之知不待學而知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長上聲下同

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也孩提知愛親敬兄與能愛親敬兄此蓋指良知良能之先見而切近者以曉人也○張氏曰上言良知良

能下獨曰知者
蓋知常在先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爲仁

義也

親言親敬吾長雖一人之私然推而達之天下則人人皆親親敬長無不同者此人心天理之公也親親仁之

實敬長義之實仁義不待外求不假即人之本心可通乎天下之人心而仁義不可勝用矣正以愛親敬兄出於良知良

能者凡人之性無不同此本然之善故也

右第十五章論人之良能良知皆出於天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
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
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行去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

萬理畢具

此由其感而應之用而推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

而無所不通

善言善行皆是感觸我者聞而急應之見而急

不通非孟子造七到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先師曰孟子又
大焉聖善與人同善已後人亦取諸人以為善與此章實互相
發善善之心萬善之感會也聞見天下之善因感觸吾心之
善則勇於從之合而為一人也
之善此大舜之所以為大哉

右第十六章論聖心感悟之速

○子思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為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
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
所謂撥充其羞惡去去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
而已矣人於所不當為之事不當欲之物初亦知之惟私意
心剛所以無為無欲制遂至於自然為之故曰如此而已今惟在
之說上言禮義下獨言義者蓋以義制事則能不為其所不
當為以禮制心則能不欲其所不當欲故兼以禮義言之然
義者心之制也施之斷制義為尤切斷然不為其所不當為
不致其所不當欲則在充其羞惡之心以達夫義之用而已
治所謂志士厲行守之於為也無欲其所不為是就躬行上克
念處克治所謂哲人知我誠之於思也○通曰有所不為有

所不欲是本來羞惡之心。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是能擴充其羞惡之心。爲是一身之動。欲是一念之動。不惟謹其動。而且謹其動之幾。是真能擴充其羞惡之心。而義不可勝用矣。

右第十七章論羞惡之心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疾疾。跂去声。疾。

德慧者德之慧。

慧。聰也。

術知者術之知。疾疾猶災患也。言人必

有疾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補文

程復心曰。德

也。當皆正相反術之智謂術也。去思正相反疾疾非真是病故曰猶災患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孤臣遠臣

獨惟也不連孤字

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疾疾

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

張氏曰。人平居無

疾加焉則動心忍性有所感發故慧知由此而生危故專一

而不敢肆深故精密而不敢忽專精之極故於事能通達也

者安樂者謂斯言可不念其爲進德之地而自勵乎發明曰此章與辨發賦章互相發故集註及南軒之說皆引動心忍性以釋此章人苟履憂患之境處孤孽之患當知天以是玉我

于成勿自出而深自力于以進其德益其所庶幾擇心危而
率無意慮患深而卒免患而至於達乎達則德必慧術必知
而疾疾不能
爲吾患矣

右第十八章言操心慮學之深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

阿徇以爲容逢迎以爲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

容以悅君發明曰容悅朱子
分二字說趙氏只作一意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

也輔氏曰此即所謂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也其眷眷不忘
也雖同而其情則異一則務爲容悅之私一則務安社稷以

爲忠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

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

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敷被斯民然後
如伊呂之徒伊則耕莘呂則釣渭之時可當天民之名使不遇湯
言非以伊呂等後來出當大任而言也○通曰伊尹為天民
之先意此則曰有天民者皆意不同蓋前所謂天民者皆與
氣於天均之為天生之民此則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也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形旬龍在田天下文明者

天民專指未得位者大人則其德已著如乾之九二也○輔
氏曰上謂君下謂民大人德盛故君民無不化大人一出而
天下文明是聖人之事也○通曰易乾卦九二九五皆稱大
人九二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在下之大人也九五飛龍在天
乃位乎天德在上之大人也孟子所言四者雖人○此章言
人品不同然皆在下而為臣者也故以乾九二當之○此章言
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
唯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輔此已備有意如在子
有任底意思在是也大人則聖人矣如周公孔子方能當之
周公在上而能使天下文明者也孔子在下而能使萬物出

明者也。至公無私，進退以道，意公之無意，無心也。任也。又決無可不可，孔子之無意，無必也。發明曰：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於富貴者也。發社稷爲悅，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於道德矣。然猶夫能離乎道德而無意於功名也。至於大人，則純乎道德之自然，而功名不足以累其心矣。

右第十九章論人品之異

○孟子曰：君子有二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樂音洛，王與皆去聲。

同下並

張氏曰：君子之樂，樂其天也。於下文二者得其樂，則視王天下之事，如太虛中浮雲耳。果何與於哉，而况其他哉。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斂矣。本此文無克己之意，此程子推原所以能不怍不休。

私耳克去已私則內不泥於心所以仰不愧於天
俯不忤於人心廣體胖之樂不期其然而然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出明睿

俞剛反

之才而以所樂乎已者

不悅不教而養

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

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爲如何哉輔氏

察與朋自遠來之樂同而有大有大焉發明曰朋自遠來其言平

而易遂得天下英才期言高而難必孟子之門僅一樂正子

君子有二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衆一係於人衆其可以自致者

惟不愧不作而已學者可不勉哉張氏曰三樂之中仰不愧

作在我可得而勉者也使吾身中多所愧作則雖處父母兄

弟之間固亦不得而樂其樂也所以教育天下之英才者是

吾之不愧不作者也自不能無愧作則

雖得英才亦何以爲教而有此樂哉

右第二十章論子三樂之異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樂音洽

地闢民聚，寧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爲樂也。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

則不在是也。語錄：此君子是通聖人而言。○補氏曰：二者皆

以爲樂，至於樂則博施濟衆，聖人之事也。○補氏曰：二者皆

亦非性外事也。○補氏曰：此君子是通聖人而言。○補氏曰：二者皆

前章君子三樂，所樂在性之中。此章君子樂之，所樂在性

固不以外也。○補氏曰：此君子是通聖人而言。○補氏曰：二者皆

天者不在此也。○補氏曰：此君子是通聖人而言。○補氏曰：二者皆

將無不在此也。○補氏曰：此君子是通聖人而言。○補氏曰：二者皆

其道大行，一時之澤也。○補氏曰：此君子是通聖人而言。○補氏曰：二者皆

是道有待於位而後行，不知是則不行。○補氏曰：此君子是通聖人而言。○補氏曰：二者皆

而所性不存焉。○補氏曰：此君子是通聖人而言。○補氏曰：二者皆

即在天性分之內。○補氏曰：此君子是通聖人而言。○補氏曰：二者皆

中天下而立，則曰：所性不存焉。○補氏曰：此君子是通聖人而言。○補氏曰：二者皆

蓋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賢者窮而在此下之樂也。

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者達而在上君之樂也金
其樂有窮達之殊而其所以樂者皆由於外得也由於心者
聖賢之所獨得得於外者君
子之所同欲豈可以樂論哉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聲

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論語北是生

子所性只是這一箇道理雖達而為堯舜在上亦不是加添
些子若窮而為孔子孟在下亦不是減少此三子皆這一箇道理
合下都定了
更添減不得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

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晬音粹見音

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委粉反

義禮智性之四德也四德即性根本也生發見下同反也晬

然清和潤澤之貌益豐厚盈溢音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

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

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

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

順其則也當玩味振字生字其不可過矣程子曰辟面盜背皆

其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唯有德者能之

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唯有德者能之

着在心上相離不得纔有些子私意便刻斷了

意譬如木根着在土上方會生其色也

出氣宇清明無物礙之累故合下生時便為氣稟物欲

色形清於外衆人則合下生時便為氣稟物欲

了智之根都各有底心便沒了仁之根有黑底心便沒

而四者之根着上而已四體不言而論是四體不持命

重不持自家教他重而足容自家教他重

看文字當看大意又看句語中何字最切要仁義禮智

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

所加損也居如孔孟亦非所獨也其樂也而於性亦何如

而無所慕於勢分之外者也

孟子卷之三

十七

右第二十一章言所樂所性之異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己歸矣辟去聲下同

己歸謂己之所歸餘見

形句反

前篇

仁人指伯夷太公前篇以爲大老此以爲仁人

達尊二齒德居其一曰大老以勸言仁人以德言也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衣去聲

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

禮記

曰孟子言五畝之宅者二梁惠王上首尾言之此言前篇之至也至七篇文言而語加詳此一書之首尾也孟子拳拳王

道不越乎此

寓意深矣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
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
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

許六謂笑也

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

之也言文王教民以養老而仁政行斯為善養老而仁人

如後世尊養三老
五更之禮文而已

右第二十二章言文王善養老之政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

易斂皆去聲

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

斂本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勝音

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

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救粟如水火。救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焉於

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

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孔義常心，則所謂仁也。

民皆能推有餘以濟不足，必不至於嗷嗷求食。如水火之多，則

公其所有，所以無不仁。不足則各私其有，嗷嗷求食，則易

足其食，事亦多端矣。然其大本在養民而已。民以食爲天，使民

治之流而已。孟子言

治之流而已。孟子言

治之流而已。孟子言

治之流而已。孟子言

治之流而已。孟子言

治之流而已。孟子言

右第二十二章言禮義生於富足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爲水難爲言，猶仁不可爲，義不可爲，陳氏曰：仁

者蓋爲衆看有幾多人滾來到仁者面前皆使不得如大山之前難爲山大海之前難爲水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乾反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二者皆是於其用處知其本者以具有本也

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形句也

語錄成章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如孝真個是做得孝誠忠真個是做得忠成子真個是辨乎路之勇都是真個做得成了不足半上落下了今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盈科而後
盈而後行者益於
此而流於彼也
○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語錄此二章如詩之有比興此者如鹿鳴于九

舉之類是也。好之觀水有術。至容光必照焉。於詩之比月則引龜池。柔木之類是也。而之以登山觀海。與起遊聖門。雜爲言。以流木不盈。料不行。與起爲道。不成。章不達。以詩之具也。君子之志於道。不成。章不達。蓋人之爲孝。須足務。實乃許謙曰。第一節。兩言登山。謂所處地位高。地視下愈小。能爲水。謂所見大。則小者不近。觀聖門。非爲言。謂既聽聖人之言。則餘人之言。皆不足聽。第二節。言聖人之道。有太妙用。不窮。第三節。言字者。爲字。聖人以漸而進。不可躡等也。

右第二十四言聖道之大而有本

○子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

孳孳孳與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也。

跖盜跖也。跖與

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揚氏曰：舜跖之相去遠矣，而其

分乃在利善之理而已。長豈可以不謹然辯之不熟見之不
明。未有不以利為義者。文學者所當深察也。或曰。孟子之言
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便處皆利。心之利
此則善利之間。起去塵累。尚辨之不明。其不反以利為善者
鮮矣。此大亨之道。所以雖以誠意正心為重。而必以格物致
知為先也。先師曰。古之利之問。察之貴乎。德而為善之力。守
之貴乎。一祭之精。致知之事也。守之貴乎。德而為善之力。守
之則認利為善。認人微為天。聖者有矣。守之。不則今日為
善。明日益焉。者有矣。必精以察乎善利之間。而不則今日為
其為善之力。而不移則無乎不流。為聽之歸。而人皆以為
亦所以遇人。微於天。理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為
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工夫。曰。程子又教人以靜。特
學。學不已。他無事可以進於聖人。夫也。動則相。涵微義。物立
敬。以直內。以立其本。及接物時。義以方外。以過其用。此接物時
交。於內外。夾持之功。皆謂為善也。必如是。而後為善之
功。於察矣。不然。則未接物時。為無所用。其為善之力乎。

右第二十五章言舜濼利善之分

孟子曰。揚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為我

去

揚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爲我者僅足於爲我而已不及

寫跡去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

此失之不及者也○語錄莊子數稱揚子吾恐揚氏之孝如

今道流脩煉之士其得齋神氣雖一句話不妄與人說只是

不道造物外僅足其身通鑑列子揚朱篇揚子曰伯成子高

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捐一毫利物舍國命德大禹

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愉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

矣禽子問揚朱曰夫子體之一毛以濟爲之乎揚子曰非

朱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揚子曰非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說聲上

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突陀沒反獨

放至也此失於太過者少○張氏曰摩其頂以至一

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雜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者也知揚墨之失中也故度待洛於二者之間

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稱去聲鍾直爲也所以稱物之輕重

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

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字心通且試言一

聽則中央為中一家則聽非中而堂為中一國則堂非中而

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不可執耳非

謂堯舜湯之執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

中為不可也安排者以私意揣度之而不順其自

安排著反直則不中矣然排者以私意揣度之而不順其自

若墨氏資質略偏於寬厚只緣不知至理所在而各流於一

偏淪胥不已還至各極其偏一則為我一則兼愛至於子莫

入自其未流觀之而知揚墨之皆失中也乃度於兼愛為我

之間而執其中其意固善而於道亦近矣然時有萬變事有

萬殊物有萬類而中無定法若但膠於一定之中而執之不

能如稱運之因物輕重而前却以取乎則與二子之執一者

亦無異矣若子莫者是

要交排箇中來執之也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惡為出言去聲

賊害也為我害仁兼愛害義為我者惟知有己不知有人必

無差等以仁非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

仁而有差等以仁非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

發百端百者 ○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楊氏

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
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爲我
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闕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闕而不知
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爲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
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揚墨而已矣語錄三聖相授允
執之中而意異蓋指一之條無適非中其曰允執則非徒然
爲墨翟之過而於二者莫以爲中則其死中則其死中則其
以爲中則其死中則其死中則其死中則其死中則其死中則
常事而無不中者權所以節量二義之輕重而時之輕重而
前却以適其中也蓋所以節量二義之輕重而時之輕重而
子謂子莫執中比揚墨爲近而中則不可執也當知子莫之
執中與舜禹湯之執中而自然無過不及故有執矣蓋聖人義
非有意於執中而自然無過不及故有執矣蓋聖人義情未嘗
有所執也所以其時不中故又曰時中者果何形狀而可執
也始見愈執而愈失矣子莫是也既中者果何形狀而可執
而欲隨時以爲中吾恐其失之也既中者果何形狀而可執
無忌憚也中庸但言釋善而不求擇中其曰擇乎中庸亦必
繇之曰得一善皆不以善端可求而中體

則中可得而樂矣。○張氏曰：爲我非愛比口道也。當爲我則爲我，當非愛則非愛，是乃道也。彼墮於一而固，固則夫道而於其間，取中者是亦幸其一而廢其百耳。○通曰：吾儒亦有所謂中所謂一，但吾儒之中，隨時以取中，異端之中也。執中而無權，吾儒之一也。一而發百，萬異端之一也。一而發百。

右第二十六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

○孟子曰：飢者食，渴者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口腹爲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爲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

正理知之在心，如欲食有美惡之正味，知之在口。口腹因饑而失其正味，人易知之。人心因貧賤而失其正理，人多未知也。孟子因宰人之易知者以喻人之未知名者，夫貧賤不與貧賤而求富貴，以害其心之正理矣。是害口腹者，飢渴也。害心者，亦飢渴也。飢渴能害口之正味，不當以害心之正理。

君子所以可觀可寒可貧可賤而不可與爲不美也。人能以貧賤動其心不以觀獨之害其心則必不厭貧賤以賤人矣。凡此皆孟子所以遇人欲而存天理也。

右第二十七章論理欲之辨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辨之意。輔氏曰：介有分辨意，則與界限之界同。凡與介介介特勝介之意，各有界限。其分辨所以清廉潔也。柳下惠進

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

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其所守之介和而不

也。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

反幽之意也。微顯闡幽四字出杜預春秋傳序本以言孔子

集註以爲孔子之論夷齊柳下惠亦得此意。蓋夷齊之清惠

之難見者，今則微其顯而關其幽聖賢之不願皆能不以三公易

其介獨於柳下惠而不知夷齊之清而有量人皆知柳下惠之人

昔知夷惠之清而不知夷齊之清而有量人皆知柳下惠之人

而於此言八尺也。補氏
註漢書以八尺爲是

右第二十九章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脩習湯武脩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

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孟子論堯舜性者論湯武

武反之也。與此章爲一。而互相發明友之即復其性也。論五

霸者不一。莫切於假之一。辭曰以力假仁者霸。與此章爲一。

乃是法者。也。集義伊川曰。身之身。踐履之也。假之者。身不行

而假借之也。湯武固皆身之。但如觀其書。湯身之之功。恐便精密。湯有德

德。如武王也。未必有此意。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惡平

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也。

而其終遂至以之自欺。或曰蓋嘆世人不莫覺其僞者亦自欺也。

說如註久假不歸即爲真有則誤矣。謂假惡知二字爲五霸也。

五霸以假而不歸安知其亦非已有也。江氏曰：舊說之意謂若能以假而不歸則固有者將自得之。是爲假者其假者之初意全非天理而以人欲之利行之合下已差矣加以假則私意纏繞以欲其身盛爲益甚膠固莫解其得爲真有假之乎是皆李術心術不正不能辨其誤也。○尹氏曰：性之者與理欲之者之論宜朱子明辨其誤也。○道一也。身之者後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而然假之者自然而實不然自然者似然者不自知其非真有。

右第三十章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爲不順。

義理也。言不效習。餘見反形。前篇。

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與平。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不可也。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輔氏曰公天
誠有以通於天者不能爲也非道全德備其素行有以信於人至
見伊尹之心如青天白日而百世之下爲臣亂賊亦無所迷
其罪矣味則可之辭亦見慶交僅可之意味非正法也張
氏曰伊尹之事志存乎宗祀使之動心忍性而深思焉是伊
在諒陰故從之先王憂于嗣耳太甲克終允德則於伊
以家宰聞政而太甲君憂于嗣耳太甲克終允德則於伊
之際本而歸亭焉其克終難由其自怨文以改過實亦伊之
至誠有以感格之無尹之志徒以君不賢而放之是亂之
所爲耳後山惟霍光於昌邑王賀而立宣焉幾乎存宗祀
者然也建立之嚴庭中効之誠敦篤又不加焉其於伊尹之
蓋有愧也元且惡大懲必誅而無赦者也論語伯夷之清
行取焉霍光且惡大懲必誅而無赦者也論語伯夷之清
計者乎所謂元且惡大懲必誅而無赦者也論語伯夷之清
辨下惠之和則皆言其有監而不無赦者也論語伯夷之清
言之而獨不言其勢蓋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心
則寡也者即此發之其慮天下後世遠矣

右第三十一章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也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子孟
子曰君子若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

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也孰大於是卷七

冊反

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坐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君子居人國用則有功於君而功業建不而食乎丑之見向陋也

右第三十二二章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墊下念反

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諸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孟子曰尚志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人

不當爲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語解北志字與父在辭其志之志同

未見於所行方見其所有也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

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

義大人之事備矣惡平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爲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

所以尚其志也補氏曰志於仁義則高大人謂公卿大夫言

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張

曰居仁則休立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爲也此章因王子

由義則用行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爲也此章因王子

對以士志乎仁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爲也此章因王子

事者志之用有爲消地志之所向素高則事之大未爲者一

日得大人之位文王而指之耳何必待有事迹可見而後始謂

之有所事哉若農工商賈小人之事不特非所當爲亦不爲

爲自不

服焉也

右第三十三章言有大志則可以行大道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

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滅君臣上下以其小

者信其大者奚可哉舍音音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

曰此物名而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辭兄離母不

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

遂以爲賢哉矣發明曰孟子於陳仲子其對庄章既深非之

此又十一言之

一章當參看

右第二十四章言小廉不足以掩大罪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爲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臯

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

之所極非以爲真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臯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然則舜不禁與

挑應問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夫音扶 惡平聲

言皋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挑應問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

身訖然樂而忘天下

敝音彼 訖音計 樂音洛

蹤

蹟音所 止音所 蹟音所 止音所 草履也 遵循也 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

有天下也 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

解憂與此意互相發 ○此章言爲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

子父之爲尊爲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爲大蓋其所

以爲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

通曰皋但知有天子之 云天理也君臣人倫之

至也舜但... 此父子人能之至也... 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
量而天下無難處... 身新然樂而忘天下... 心耳豈容他如去得... 與於已猶天理之當... 一之公若致舜寧於... 當去視天下猶激... 之義在舜則以此... 明舜之心者其惟... 下方戴舜而賴其... 失天理之所在... 也舜鳥得而竊之... 樂天故也孟子之... 天下之大且可棄... 况其小者乎

右第三十五章守法盡孝莫非天理人倫之至

○孟子自范之齊也齊王之子喟然嘆曰居移氣養

移體大哉居乎去非盡人之子與夫音扶與平聲

范滂邑居謂所處下同之位養奉養去聲也言人之居處所繫

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

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孟子曰

張鄒張敬夫鄒志完皆云羨及文也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

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廣居見形向反前篇謂仁尹氏曰粹然見於面盎於背居天

下之廣居者然也居仁宅者之氣象必德開身正而心廣

魯君之宋呼於堙澤之明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

之以我君也此無他祭相似也呼去

堙澤宋城門名也孟字文引此事為證語錄問孟子先言居後氣養後本後却只

直文贊之中也。蔡敬雖存而無以實之於外。君子亦聚夫焉。拘也。昔孔子與莊子傾蓋而語。東幣以聘之。而蔡敬失於虛。出涕。胸以聘之。蓋此意也。呼也不。而於蔡敬失於虛。拘。若子不然也。先師曰。蔡敬於兩蔡。字作兩。意欲表氏於兩蔡。敬字只。蔡敬者之蔡。敬以敬於心者。亦一意。敬。

右第三十七章言得賢主於誠敬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

有足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反。也。○

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

萬物不同。既為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稱。衆人有之而

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烝

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

私雜於其間是以聰則極明德則極顯蓋形色本然之理
無一不盡既有是形而又有以感其形本有是物而又能
副之也

右第三十八章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甚之喪猶愈於已乎

已猶止也

丑附其說謂三年短而爲其猶勝於上而不爲者乎

子學子曰是猶或終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
之孝弟而已矣

終之忍反

終矣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矣而喪之
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二
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
情之不能已者非強討之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
此者何如也

爲夫

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

厭於甲

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傳

爲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

大幼幼朋時又適有此事

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爲

其母所生練冠

麻衣

赤緋反綠前

既葬除之疑當時比禮已廢或既葬

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

禮記公羊傳爲其母練

麻衣練綠皆既葬除

之公公子君之庶子也

二且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

終而弗爲者也

扶音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傳爲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

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爲者耳○此章言三年

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之真切處則

不肖者有以企反去音而及之矣

○子學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

如輔弼

化品之高者成德達則其次也答問下者也私教又有同時而相去或遠不同時而其生也後不能及門受業者也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植反承職人力已至而未

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故

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魯是已

先不後適當其時

而已。他地血已到因百發之如孔子告顏子以則勿告曾子以一貫新謂時雨化之者發明日惟人力已至而後時雨可化惟顏魯力到功深而後孔子之化可使他弟子而以是倍之是猶種植之力未至雖有時雨亦不能速化也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則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

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

語錄成就其德則天資純粹者通達其才寸是天資明敏者

有答問者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子之於樊遲萬章也

韓氏曰樊遲之問

孟子皆必俟其問而後告教之是也○張氏曰成始達則

雖對夫之空空亦以答之

者亦無非竭兩端之教也

有私淑艾者艾音

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

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子之於

陳亢爽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

也語錄艾艾草也自艾淑艾皆有斬絕自漸之意態艾創艾亦取諸此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韓氏曰

數人如天地之生物各因其材而篤焉天地無棄物也

並入○通曰孔門四科雖辨材而皆以德行稱孟子五教

註則以夫子之於冉閔爲成德而顏魯曾時兩化之何也

自顏魯曾以下皆在夫子教之中而顏魯曾二子獨得夫子化

之也

高者不可及之使卑申言道有定也
 引而不發對然不發謂其如也
 妙而語錄引而不發謂其如也
 昭著如有物躍然於心引之謂
 出在面前如由中發引而不發
 甚麼是怎生也心發又是甚麼
 心與理教此心精一無此子火
 得道是散在天不事物之間聖
 物事自是妙處在面前如張弓
 已知得道是妙處在面前如張
 之爲中也則非盜者以爲其大
 彼而能者從之此正大道之體
 而山能者從之此正大道之體
 率而勿舍焉及其子通曰道有
 矣不可氏及此君子通曰道有
 人謂中道而立教有成人之法
 顯顯不能藏而在乎人之能者
 從之

右第四十一章

○子墨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



此釋弓下陳子中死
 於解其妻與其家大

夫謀以殉葬謂精銳人以為殉葬定而後陳子亦至以告曰大
子去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礼也云云於是
用果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
去也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從人妾婦之道

妾婦以順從為道故亦曰道孟子見有

隱者故發此論言當道時之理亂而身之進退非道殉身
則身殉道身殉道不可類申也使道不殉身身不殉道即
是以道殉乎人矣○張氏曰身與道不可離
也○少道殉人則是可離矣○身有於謂道哉

右第四十二章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勞而問

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一焉

長平

趙氏曰一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

所以不答也。故謂已。師有傳。如。時。來。李。望。師。特。以。異。意。而。教。之。皆。所。不。當。答。也。○此言君子雖壽人不倦又惡志。夫。音。意。之。不。誠。者。張。氏。曰。受。道。者。以。虛。心。為。本。則。能。受。有。去。夫。音。意。之。不。誠。者。所。挾。則。私。意。先。橫。於。中。而。不。能。入。矣。故。空空之謂夫聖人以竭兩端之教而靡更樹二技不答也。使能思所以不答之故於所挾致力以消之是亦壽之矣。

右第四十三章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為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語氣厚薄是以家對國言之文曰所厚者謂父子兄弟骨肉之恩理之所當養而人之不能已者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去衰故退速蘇氏曰進銳退速其

時已有易衰之勢不持意○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氣已衰之後始見其失也○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蘇氏曰三句則見之

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也極事接物之間後一句則卒於也

心辨孝之際。通曰前三者是當用心而不用心之弊。後一
者是以過用其心之弊。不用其心固宜廢弛。過用其心者亦同
猶不及故也。

右第四十四章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大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當取則取，當用則

愛也。若若此以不取，不用為愛，則非矣。通曰：凡物能推所為是之謂人動植

之類。形氣之屬。何於稟而不能推是之謂物。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

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反等所

謂理一而分殊者也。殊所以為仁，分所以為義。尹氏曰：何以有是差

等一本故也。無偽也。是氏曰：一本故無偽，而有等差。若無等

差，則吾之同侪，民者吾之同類，物則異類矣。是之謂理一。然親

者吾之同侪，民者吾之同類，物則異類矣。是之謂理一。然親

仁不偏愛人急親賢也

並去言

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治法而其

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治而

其為仁也博矣

上四句言知仁之理下六句言克齊之於仁以實之

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

是之謂不知務

飯扶斂反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總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

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歎長歎不敬大者也齒決齒斷

乾音宜肉不敬之小者也

曲禮曰毋放飯毋瓦器又曰濡肉齒決

肉堅宜問講求之意

上文言智之知意務仁之意親賢為務

義不能其大而求其細非知務者也

流歎則齒決有不必問也

先後具察本末畢貫此所以為道

○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

有序也曰兼注之意以為謂智之全大則其用宜無所不知
為急仁之用當急親賢之為務故不盡其全者知之不同
後之不責欲用其心者也不知所先後則知之無周而精神
弊於無用愛之欲蕩而待詳聖於下論及用其心也歸氏
以為難其全体是言仁知所先後則為智非集註意矣
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
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法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
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
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先師曰當務為急強急親賢為務
問仁智章之意義之謂智之所當務者即是急親賢之為務
仁之所為即智之所先亦儘可通南齊即此語也但孟子未
子之意本不加此蓋智所當務所包甚闊不可意以
親賢當之此章乃平論智仁非論智仁相為用也

右第四十六章

孟子卷之十二